

地平线 那端

百合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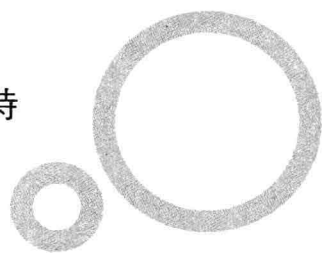
西北大学出版社

天朗控股集团支持
陕西省慈善文化发展基金

地平线那端

百合著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平线那端/百合著. —西安: 西北大学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 - 7 - 5604 - 3207 - 6

I. ①地… II. ①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0841 号

地平线那端

作 者 百合 著

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

邮 编 710069

电 话 029 - 88302590

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6.5

字 数 366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4-3207-6

定 价 49.00 元

目 录

1/	第一章 开篇
10/	第二章 亲吻滇西高原
23/	第三章 神秘的雪山大草甸子的神灵
64/	第四章 大滇西的情歌 大滇西的舞
138/	第五章 那一泓深潭
184/	第六章 大滇西的爱情是钢化的火焰
318/	第七章 生命承诺的兑现
369/	第八章 尾声
416/	后记

第一章 开 篇

有人说：毒的东西长出美丽的颜色，这就构成一个美丽的陷阱。

打这开始，和啸羽就知道，他掉进了一个妖精的陷阱，一个有预谋的美丽陷阱，结局未知。

他戏说不在乎，心里却总像让猫挠抓一样。

和啸羽是头不折不扣的驴子。十年前毕业于西安建筑学院，五年前发神经把自己的老板炒了鱿鱼，甩掉了上海百乐花卉公司营销部经理一职。

和啸羽做驴子的第一站就是从瑞金出发，沿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，徒步走到吴起镇。后来又沿雅砻江到金沙江、澜沧江、玉龙雪山、白马雪山。

和啸羽上海的女友跟他吹灯的时候说他是疯子。他说：“不自由，毋宁死。”

拴住了手脚，箍住了心，在和啸羽看来就跟死了一样。

和啸羽最最没有想到的是：这趟赶驴脚出来，却让青荷拴住了驴蹄子、箍住了心。

青荷 28 岁，男朋友雷陌凡三个月前去云南会网友一去不回。在雷陌凡离开西安最初的一个月里，青荷连续几天几夜联系雷陌凡，雷陌凡正跟女网友韩晗恋爱得热火朝天，被冷漠的青荷像掉进了冰窖浑身发冷。

雷陌凡的行为，激起了青荷的不甘心。她固执地想：这年头谁也挡不住谁爱谁，既然不爱了，爱情转移了，起码雷陌凡也应该回来跟她做个了

结、画个句号。现在的这情景倒像她青荷是第三者似的。青荷不甘心为什么雷陌凡会把她撇在西安毫无先兆地爱上韩晗，而让她摇身一变成了第三者。特别是雷陌凡以坠落的速度离开，让她感情上如皮肉被剥离般裂痛。青荷日夜兼程赶往云南，就是去找雷陌凡讨个说法。

第一次跟韩晗的丈夫董夤西谈判，就摆开了二比一决战的架势。

和啸羽、青荷、董夤西三人海喝了一公斤木瓜酒，又叫了一公斤红景天酒。和啸羽首当其冲地作了青荷的护花使者。

和啸羽端起玻璃口杯跟青荷轻碰了一下，又端杯重重地撞向董夤西：“你这个人——”和啸羽喷着酒气叹息一声，“唉！你咋就不开窍呢？你就像我们西安人说的——你是个‘呱子’！”

董夤西显然不爱听。他一口气闷了一公两的红景天，闷着头又给自己满上。

青荷说：“大哥，您就开个口，告诉我们你家住哪儿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对你家的地址守口如瓶的。我不是对您有意见，这次来打搅您，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，求您了，我们不是来寻仇打架，我就找我男朋友说句话，就完事了。”

和啸羽也给自己闷了一公两红景天，给青荷帮腔说：“对，只问句话，只是问她男朋友——绝不伤您爱人半个字。”

董夤西把满杯酒端起，嘴唇正对着水酒的平面，鼻子和嘴同时喷出一口酒气：“啐……！”酒被啐出去小半杯，董夤西咬着牙说：“爱人？！她爱我吗？！”质问被大半杯酒噎到肺叶里。董夤西硬是压抑住呛楚，呻吟出刚才的质问，声音却小到对面的两人听不见。

青荷见董夤西眼窝、鼻窝、甚至唇窝都憋成暗红，董夤西额上的汗汇合上眼窝里说不清是汗还是泪的水迹，把满脸濡湿成水洗一般。青荷抽出纸巾给董夤西，董夤西没有接纸巾，说：“我不能告诉你我家的地址，我女儿还在上小学，不能受打扰。”

和啸羽把酒杯“咚”一下，扣在桌上，大声说：“你这人就是不识相！人家说要去找你女儿了吗？！人家只是去跟人家男朋友说句话！我说——你阻三阻四地啥意思？！你！？”

董夤西低头，像是自语，却是对两个不速之客下最后通牒：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们不能去我家。”脸上的水迹如雨下。

青荷离开座位，站到董夤西的侧面，用纸巾在董夤西的太阳穴上蘸了一下，说：“大哥，您别急，这事慢慢说吧，您家实在不方便，我再想其它办法联系陌凡。”

正夹了一筷子蕨菜，想要压酒的和啸羽，脸一下子绿了：“青荷！你神经病啊！是不？！你她妈神经病！”

“怎么了？你、干嘛？和啸羽？”青荷被骂的不知所措。

和啸羽站起身，把筷子狠狠甩在地下，大声呵斥：“干嘛？！他是你啥人？！你看你那贱样儿！”

青荷带着哭腔反击：“你是我啥人？！你凭啥骂我？！”

和啸羽被青荷的话噎住，愣了一瞬间，“我？！我他妈啥人都不是！——呱屁一个！”和啸羽又把酒杯狠狠摔到地下，碎磁片像天女散花般四溅飞起。

本来，青荷被雷陌凡不明不白甩到半道上，早就委屈的要哭天悲地了。只是碍着最后的那点人格自尊，才没有像个弃妇那样公开悲哭。虽然自个儿背地里早抹了N万回眼泪了。突然间被和啸羽无端地漫骂，一下子搅翻了肚子里的五味罐子。青荷不好意思当着董夤西的面哭，她转过身，背身在董夤西的侧身后哭。

董夤西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劝解两个小年轻。服务员就跑过来：“哎！你们是不是喝醉了？一个酒杯两块钱。”

董夤西赶紧说：“行，行，我买单。”

青荷一哭，激的和啸羽怒火中烧，他踢翻凳子，冲董夤西冒火：“你买单？！你能耐是不是？！”和啸羽把头摆向服务员恶赖赖地说：“服务员！

一把椅子多少钱?!给他都算上!”

这么一闹，像是六月里突起的一股寒流。把董夤西的一脸水，强行压回到心窝和皮肤里。这么一闹祸，也打翻了董夤西的妻子出墙，为他酿就的苦、辣、辛、酸、涩五味罐子。但是，董夤西还是强忍着站起身，说：“兄弟算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消消气。”

被将近两公斤 60°烧酒烧得晕头转向的和啸羽根本不买董夤西的帐。他歇斯底里地吼叫：“姓董的！你能耐，你为啥没把你老婆圈在屋里调教好?!你老婆拐走了人家的男朋友，你还不让人家去找，你还有啥脸护短?!”

董夤西站在桌前愣了一秒钟，抄起桌上的汤碗，猛地砸向了自己的天灵盖！汤碗在董夤西头顶上开了花。血合着汤水从董夤西的头发里流到脸上一道道红。

酒楼的服务员和厨子都跑过来拉架。两个厨子架住和啸羽。和啸羽早已醉得连亲娘老子都不认得了。他疯了似地喊：“青荷！青荷！你有啥了不起?!我不怕你！不稀罕你!”

青荷哭得说不出整句话来，硬是哽出几个字：“和啸羽，我……不认识你，从此我、跟你……不说话。”

和啸羽掀翻两个厨子，扑向青荷：“不说就不说！我倒八辈儿霉了！咋认识你?!你滚！青荷！青荷你滚！——”

酒楼老板冷眼看清了事态。指着和啸羽对店员说：“把他架到二楼包间捆到椅子上。酒醒了再放开他。”又对董夤西说：“你得去医院包扎伤口、打破伤风。”

董夤西没回老板的话，掏出钱包，说：“买单。”

老板说：“你这人真是！脑瓜的血流成河水了，还买单?!我都不怕你赖账，你慌张买单干嘛?!”

董夤西放到桌子上二百块钱，说：“有酒杯、椅子的钱。”

董夤西在楼梯拐角赶上架着和啸羽上楼的厨子，他揽过和啸羽的臂膀

就下楼。和啸羽看着跟他身子贴身子的董夤西，分外眼红。想甩开他却甩不开，腿脚不听使唤，他干脆身子一溜地，坐在了楼梯上。董夤西闷着头，把和啸羽拖出酒楼，扛回自己的宿舍。

董夤西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州政府工作。为了心爱的女儿琪琪能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，他在昆明贷款买了房子。

原本董夤西的家庭是一个基本框架稳定的结构。他自从在高中遭遇了韩晗的爱情之后，又在自己大学毕业之后，回来跟韩晗结婚，他就觉得自己坐上了一条很平稳的小船。小船在平稳、平静的湖上，以爱女为中心、以他为经济基础、以爱妻为上层建筑——并由他牵引着一家三口在湖上平和地泛舟。他一直觉得跟妻子的感情是最合理的钢架结构，如同“9·11”之前美国的世贸大厦一样——是牢不可破的。琪琪学习优异，在市业余舞蹈班也跳出了名次，总体来讲，他们的家庭生活还算是优裕的。但是，他在女儿身上的心思过重，有点望女成龙。虽然每月还要靠自己的工资还房贷，但是，董夤西还是想有更多一点的积蓄，将来有可能的话送女儿走出国门。虽然这是自找的多余负担和忙碌，但是这也是他最快活的负担和忙碌。在世上所有的劳役之中，只有为女儿所服的劳役，是董夤西最为甘心情愿的。

为了多挣加班费，董夤西就不能够像大多数上班族一样有规律地休双休日。加上州政府工作的随机性和不规则性，他最多一个月只能休一、两个周末。

在昆明买房之后，妻子韩晗辞了工作，专门在家照顾女儿琪琪。琪琪中午在学校午餐，从早到晚的无聊白天，韩晗就一个人在家或者去街上闲逛；晚上九点，琪琪做完作业睡觉之后漫长的夜晚，韩晗就心慌空茫得不知道怎么熬过夜的黑暗。

韩晗在邻居的授意下，给家里装了宽带。从此，韩晗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网上冲浪打发无聊的时光。董夤西发现苗头不对时，正是韩晗跟雷陌凡聊得火热，难解难分的时候。

董夤西想起不知谁说过的“女人是要人来陪的”这句话。他后来就不再加班，每周都回家。上周五，董夤西电话通知了妻子回家的讯息之后，星夜赶回家，韩晗已经宽衣在卧室等他。他赶紧洗漱，换了睡衣。推开卧室门的一刹那，妻子韩晗温柔地轻唤了一句“陌凡”，把董夤西瞬间打进了十八层地狱！

董夤西转身逃离了昆明的花园洋房。

一个女人在卧房呼唤丈夫时，却错叫了别的男人的名字。并且是昵称！丈夫不用脑子想，就能明白这间曾属于他的卧室里发生过什么！

董夤西赶午夜最后一班火车回楚雄州。心被爱妻那一句温柔的“陌凡”撕割得条条块块，血肉模糊。

整整一周，董夤西坚持不再接听韩晗的电话。

韩晗于是不分昼夜地给董夤西发送具有灵魂革命意义的忏悔信息。忏悔信息的稠密程度已经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。

董夤西心肠一软，觉得自己从感情上确实舍不得割舍妻子。就打算这个周末回家，对爱妻做最后的挽留。

没想到周四黎明时，董夤西收到了韩晗用二十一条短信合编的一篇短文。内容大致如下：

信息一：“老公，你睡了吗？我想你一夜未睡。老公我想你，你是我的最爱。”

信息二：“亲爱的老公，我知道我犯了滔天大罪，不可饶恕，老公你就看在我给你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的份上，饶恕罪啥吧，你的啥啥知错了。”

.....

信息十：“老公，我有过不去的坎儿了，陌凡的女朋友已经来昆明找他，我担心他女朋友闹事，影响到琪琪。老公，我胃疼。”

信息十一：“老公，求你帮我解围。就算为了琪琪，琪琪是你心爱的女儿，你一定要帮忙。陌凡女朋友的电话是：1328984xxxx。”

信息十二：“老公，你可一定要联系陌凡的女朋友，要不咱们的琪琪就完了！”

.....

此刻，董夤西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尽管妻子口口声声不断地忏悔，但是韩晗身边正睡着一个顶替自己的人！虽然董夤西恨极了韩晗的背叛，但是，如果后果殃及到女儿，哪怕他是一只飞蛾，他也要飞去救火。

就是这个原因，董夤西打电话约见青荷。才有了青荷、和啸羽辗转到楚雄，跟他在小酒楼的第一次对决。

和啸羽是一头勤脚的驴子。让他总待在一个地方，他会憋死。

昨天和啸羽喝的烂醉，被董夤西扛到了宿舍的床上。

董夤西在单身宿舍的晾衣绳上横挂了两个被罩，把沙发和床的视线隔开。他指着和啸羽对青荷说：“你照顾他吧。我看电视。”

青荷知道董夤西误会了她跟和啸羽的关系。但她又觉得没有必要解释那么清楚，就说：“大哥，我陪你到医院包扎一下吧。”

董夤西坐在沙发上，低头猛劲吸着烟，说：“我自己去。你看护好他。”

早晨，董夤西出去买早点。和啸羽酒醒，全然不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。朦胧中只记得是陪青荷来楚雄办事。

和啸羽问青荷：“你的事办的咋样了？”

青荷还清楚地记着和啸羽对她的谩骂，心里的别扭还没过去，就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跟你没关系。”

和啸羽喜笑颜开地说：“是跟我没关系！你找的是你前男友，而我呢，是你的准男友。我的意思是说：咱们是不是该走了？”

青荷冷冷地说：“你走吧。”

“哇塞！咱俩都一起住旅馆了。”和啸羽跳下床，脸贴着青荷很近，说：“干嘛说话这么绝情？”

“不是旅馆，是董大哥的宿舍。”

和啸羽这时稍稍有些怵，问：“那，你不走……”和啸羽把头探到布帘外面，没看到董夤西的影子，和啸羽把头缩回来，问完他想问的话：“想留在他……这？”

青荷不耐烦地甩身出门，身后甩下一句话：“我自己打回老家去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和啸羽追出门，对着青荷的背影说：“我没忘了咱是西安人，我完事了也要‘打回老家去。’”

“你回吧，我没挡你。我去洗头。你走吧。”青荷头也不回地走着说。

和啸羽跑到青荷前面拦住她，嬉皮笑脸：“我说，你这人咋不仗义呢？我陪你来楚雄找人，道义上你也应该陪我去爬玉龙雪山。然后，咱俩一起‘打回老家’。咋样？”

“我不去。”青荷阴着脸。

“我说！你这人咋跟云南佬儿一样死心眼儿？你傻不傻呀？你专为找人，车马劳顿三天三夜值不值啊你？！往后的旅游，全程我请客——你跟我去玉龙雪山旅游一遭，也算你没白来，你划来呢，你！”

青荷翻了脸：“我警告你和啸羽，以后不许你再诋毁董夤西大哥！”

和啸羽的心口立刻好像被锥子刺了一下。他收起不羁的神态，认真央告青荷：“跟我去玉龙吧，我去长途汽车站买票。行不？”

青荷看他不再嬉皮笑脸说话，也认真跟他说话：“你们驴子不都是自己赶脚吗？坐车去算什么驴子？”

和啸羽说：“陪你呗。从西安上车我买的是到西昌的票，我原计划在西昌下车，徒步穿越横断山到玉龙。因为要陪你找人，我在车上补了到昆明的票。”

“你补的票？！”青荷惊呼。“我才不信呢？！”在青荷看来，和啸羽的可信度最多是60%——刚及格。

“骗你干啥？！”和啸羽真诚地掏出两张火车票给青荷看。

和啸羽确信青荷同意跟他走了。他快活地说：“你不是洗头吗？收拾

漂亮点，快去！我去订票。”

青荷脸颊上腾起一团粉云，和啸羽心里悸动了一下。

青荷跑进街上的人海里。和啸羽挡车去长途汽车站。

在和啸羽看来，青荷是值得他追求的女孩。青荷是西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。青春且文静，知书也达理。但是，和啸羽还没打算让青荷现在成为自己的女朋友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就是想跟青荷结个伴。青荷身材高挑、语言幽默、时尚却不张扬。不论从语言上还是行为准则上，都跟和啸羽合拍。所以，和啸羽觉得跟青荷在一起很快乐，并且还会激活他体内那一百二十分的快活。

第二章 亲吻滇西高原

抛弃面具盔甲，在幸福的颤栗中，跟随高原的阳光，俯身亲吻……

五月的香格里拉还是寒冷的。青荷几乎穿上了所有从西安带出来的衣服：波司登羽绒衣、南极人保暖内衣、公牛牌牛筋底耐磨皮鞋，等等。并不是青荷非要刻意做出这种大难临头的鬼样子，而是和啸羽在楚雄买了直达香格里拉的沃尔沃豪华卧铺车票，把青荷一站逛到目的地。

卧铺车开进车站，青荷的第一只脚刚踏入香格里拉县城的土地。和啸羽就说：“我宣布：贵族式的旅行到此结束！从现在起，你跟我一起做驴子——咱们靠双脚‘打回老家去’！”

初到香格里拉小城，青荷的心情是欢愉的。她跳下车，说：“我早就想到过你这人不地道，就怪我太大意，没有早防着你！”青荷挑逗的口吻问和啸羽：“说吧，怎么样才算跟你一起做驴子？”

和啸羽一个献媚的微笑，用对英国女皇的礼仪，挽住青荷的胳膊，说：“公主，今天白天咱们逛县城，像什么粑粑啦、猪膘肉、坨坨肉什么的中餐、还有各色西餐、当地名吃、小吃，你随便吃。吃饱了，晚上咱们带足粑粑、牦牛肉和水，就上路——向虎跳峡、玉龙进军！”

和啸羽说话时眉飞色舞。青荷想不通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精力。虽然青荷对两只脚底板赶夜路心里发怵，但她还是问：“行李怎么办？”

和啸羽说：“把衣服都穿上。其它的，我替你背。”

县城离虎跳峡口 179 公里。青荷被和啸羽的驴脚蓝图吓得一整天逛街

都唧唧瑟瑟。为此，当晚和啸羽在农家乐跟青荷吃了类似宵夜似的晚餐。

吃完饭，青荷声音发颤地问：“是不是该出发了？”

和啸羽说：“在这家农家乐吃夜饭，休息一小时和休息二十四小时收费是一样的。你还不赶紧到铺上睡觉？要不咱就吃亏了。”

青荷简单洗漱了一下，和衣窝倒到羊毡铺上。“你睡不睡？”青荷在膻气味儿很大的被窝里问。

和啸羽举起煮茶的罐子说：“我喝茶，烤火，抽烟。你睡醒了也来喝茶。”

青荷一开始心情忐忑睡不着，想着：别是刚一睡着，和啸羽就叫她起床。她知道，没睡醒起床赶路更难受。

但是，和啸羽在火炉边喝茶一点响动都没有。青荷被困意袭着，连日来的旅途困顿，让青荷沉睡了。

青荷一觉睡到日到中天。午饭后，和啸羽极善心地出血 700 块钱包租了一辆出租车，到黄昏时才把他俩拉到了老渡口。

在私人旅馆要了一间两铺的简易单间，尽管店主说楼下有淋浴开放，和啸羽还是吃了晚饭就滚到西墙根儿的床上，说：“今晚你喝茶、烤火，我睡觉。”

正要去淋浴的青荷说：“这边不是还有床嘛？我睡这边不就行了？”

“随你，你要是不怕……我、梦游……上你床……”和啸羽嘴里咕哝着，三十秒之内就走了黄梁。

和啸羽近似梦呓的恐吓，让青荷精神紧张地在床上烙烧饼似的睡了一夜。

天亮时，青荷浑身酸困地站在走廊的阳台看天：是个阴霾的风天。

早晨，旅馆有免费的煮茶喝。和啸羽叫了两杯咖啡，精神抖擞地卖弄着对青荷说：“咱们现在所处的是虎跳峡口，海拔 1800 米；南岸的玉龙雪山海拔 5596 米，你看那边都是陡峭的绝壁，没有路能走；咱们这边就是北岸，——咱们身后的哈巴雪山海拔 5386 米，这边的山坡稍缓，还有一条简

易的碎石公路，贯通全峡，公路上方的半山腰，还有一条步行的小路。”

这一路，青荷跟打摆子似的，一会儿冷的发抖，一会儿热的口里喷火。和啸羽好像极抗冷也极抗热，他始终背着两人的行囊，似乎对冷热丝毫没有任何感觉。

尽管青荷已经很努力地盯紧和啸羽的脚后跟儿了。但虎跳峡特有的温差和日照，仍是把青荷闷得脑袋发晕。

沿山势顺阶而下，和啸羽和青荷最终站在轰隆隆响声的发源地。水流急湍地从一块巨石上分道而行，然后一个漂亮的转体落差，纷纷砸在断层底的石块上，飞溅出巨大的水花，瞬间消失在水流中央。

别人行走两天半的路程，和啸羽带着青荷却很费劲地走了四天。

青荷被突来的日光浴宠的不知所措。快到这间简易房之前，青荷几乎扒光了身上的衣物。一条牛仔裤，配一件贴身超短、露脐的深蓝色T恤，把青荷健美、青春的风采展现的淋漓尽致。

放下行囊，轻装，沿山路下来，沿公路仔细欣赏峡谷风光。

景美人也美。和啸羽抬起手掌遮住刺眼的阳光，细心品味着江山美人。

夜晚的虎跳峡是森凉的。青荷又裹上了羽绒衣，把白天出的汗捂得黏糊糊的。

和啸羽凑过来问：“哎，想不想去洗温泉？”

青荷本能地怀疑和啸羽的“险恶用心”。她问：“哪儿有？”

和啸羽用下巴指了指江对面。

“怎么过去？你有船？”

和啸羽做了个动作：“游过去。”

“有没有搞错?! 这泥沙的江里！游过去，洗完了再游回来?! 傻冒儿啊！你!?” 青荷大叫着问。

和啸羽仍从容地说：“游过去再游回来，并不代表没有泡温泉呀！曾经舒服过就行了，何必管它回来是不是泥沙浴呢!” 和啸羽端正面孔，极

正派、且极天真无邪地邀请青荷：“乌漆抹黑的，绝对适合裸游！很舒服的！你肯定一辈子都没试过。要不要去体验一下？”

青荷笑嘻嘻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呵呵，是够诱惑人的！实在是想去体验一下。可惜我不会游泳！万一我一溺水，把你拽到江底喂鱼了，你可划不来了——你自己去体验吧。”

和啸羽起身下到台阶下，说：“我看你蛮健美的，以为你体育很棒。你怎么上的大学？连游泳也不会？！”

青荷听到落水声，她不敢往崖下看。天知道，和啸羽是不是裸游？

青荷转到简易房背面，在压水管压出水来，用塑料袋兜水冲了一下身上的汗臭。站在岸的高处被风一吹，身体便冻得瑟瑟发抖。

风很奇特地旋转着，听着像人呜咽的声音。风声带着哨音旋转到远处的时候，青荷身边静得就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这时偶尔有狗吠也是极远极飘渺。净空悬挂的星星眨着急于诉说的眼睛。

和啸羽湿漉漉地走上来，问青荷：“嗨！好久不见。你好吗？”

青荷向后甩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说：“好，和你一样：爽。”

和啸羽笑了一下，坐在青荷身边，等身上的泥沙吹干。

“你冷不冷啊？你身上这样湿。”青荷问。

“不冷。”和啸羽从地下的衣兜里摸出烟盒，看了看，又放回衣兜里。“你在这儿呆这么久，就没有别的感觉？”和啸羽问。

青荷说：“什么感觉？就是这儿的風不地道——鬼哭狼嚎的。”

“呸！呸！”和啸羽连呸几口，说：“你快把刚才的话收回去！快！呸呸！呸！”

青荷瞪大眼睛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中啥邪了？”

“快呸，要不就来不及了！”

“真是怪事！你也有怕鬼的时候！”青荷嘟哝着，也朝地下“呸！呸！”了两口。

和啸羽指着对岸的石壁说：“你看那个石壁上有人。”